

学人随笔丛书

临机随感



葛剑雄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葛剑雄 著

临机随感

学人随笔丛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机随感/葛剑雄著.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1

(学人随笔丛书)

ISBN 7-80504-841-X

I . 临… II . 葛…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317 号

学人随笔丛书

临机随感

葛剑雄/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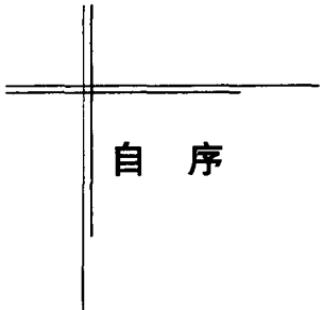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04-841-X

I·186 定价:19.50 元



自 序

这本小册子是我自 1998 年下半年至 2001 年 7 月初完成的大部分非专业性文章的选编。所谓“非专业性”文章是指不一定根据专业的规范而写的，并以非专业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文章。其中少数文章是在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或为学术刊物写的文章，但考虑到它们的读者比较广泛，绝大多数读者阅读时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也收录了。

这些文章多数曾发表于报刊杂志，少数是第一次发表。此前没有发表的原因大多不是作者方面的，但也有的文章是写好后自己觉得需要修改，或者已经过了预约的时间。不过，即使发表过的文章，读者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新内容，因为报刊和杂志的编者必定会受到编辑宗旨或篇幅的制约，不得不作一些修改或删节，现在收录时就能完成恢复原状。为了恢复原状，除

了错字外我没有作任何修改，即使某些文章或其中的某些段落现在读起来有点不合时宜。

这几年不时见到读者批评某些作者将自己的文章编为不同的集子，反复出版，我很赞成。1996年我出版《往事和近事》后，另一家出版社约我编一本自己的书，考虑到内容的特点，我收入了一部分已经收入《往事和近事》的文章，因而造成了一定的重复。事后我十分懊悔，感到对不起看得起我的读者，因此自己定下规矩，今后不管什么性质或类型的集子，只要是由我自己编的，就不应有任何重复，所以编入本书的都是自《碎石集》编定后的文章。也出于这样的考虑，自1998年以来的三类文章没有编入本书：一是谈历史的文章，我已答应一家出版社汇为专集，而目前未结集出版的这类文章的篇幅还不足，所以先留着再说；二是有关南极的文章，在我按预先与出版社约定的专书出版以前，这些文章也不宜编入集子；三是纯学术的文章，或按学术标准撰写的文章。

由于这些文章的内容很杂，只能大致按内容分为几组。各组内的编排也全无定规，只是自己觉得合适而已。

也由于内容杂，给集子命名是一个难题。一种通行的办法是从收入集子的文章中找一篇名。我那本《看得见的沧桑》就是编辑帮我从所收文章中找出来的。大概是我平时写文章及发表时就不讲究命名，这次的数十篇文章中竟然找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的题目来。但没有书名，等于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报不上户口，或者领不到出生证。在编完目录时总算想到了现在的名字：临机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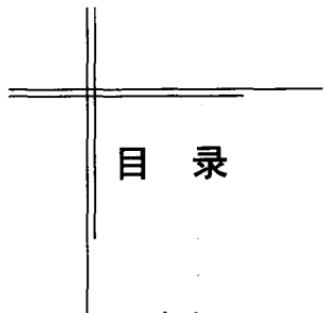
临机之“机”，非商机、战机、时机，而是计算机（电

脑)。自 1988 年开始用四通机输入文字, 1990 年正式用个人电脑, 特别是 1991 年使用笔记本电脑以来, 我的绝大多数文字都出自电脑, 近年来键盘已成唯一的写字笔了(签名除外), “临机”自然成了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

《碎石集》是由学泰老兄一手促成的, 这本集子又是如此, 深情隆谊, 无任铭感。

葛剑雄

2001 年 7 月 23 日



目 录

自序	1
生活篇	
与书无缘——故乡童年的回忆	3
青春无奈(二则)	6
永远的母校	13
我的书和书房	16
我与游泳	25
我对教育的几点想法	32
关于研究生待遇的思考	48
盲目送子女出国留学不可取	51
未来学什么	54
关键在自己	57
上网与读书	59
读书的“名堂”	61
如何看“旧上海热”	65
进进出出的上海人	68
世界城市史上真正的奇迹	74
名人故居:如何保护,由谁保护?	76
法官该说什么话	78

苏嘉铁路：保存遗址，不必重建	81
“老年大学”应该正名	83
再谈长假与旅游	85

求索篇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89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	98
杨守敬及其收藏之日本古文书	103
亿兆斯民 沧桑百年	112
从移民史看台湾民众对祖国内地的认同意识	130
在历史和社会中认识家谱	138
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求索——谭其骧《求索时空》前言	146
《中国移民文化》丛书总序	157
家山何止大槐树——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序	161
《吾祖吾宗》总序	166
双重身份的祸福	170
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	175
中国学术规范的传统与前景	180
学术著作的生命力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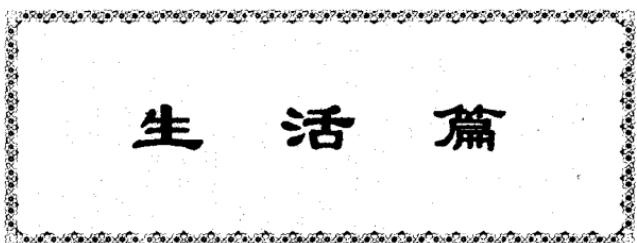
自然篇

烟波浩渺信难求——古代中国与海洋	191
何处东方	198
京口和镇江	201
二千多年前的大尘暴纪录	205
厚葬毁林又一例	207
暖冬古已有之	209
“暖冬”不暖	211

黄河之水何处来?	214
“退田还湖”不能一刀切	217
抗旱要讲究水成本	219
“百年一遇”的误解	221
以防灾求无灾	223
一次性筷子,只有禁用一条路吗?	225
环境保护必须以人为本	228

人文篇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	237
共同迎接长江文明的第三次崛起	241
我对人文与科学的若干想法	250
我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小说——读钱宁《秦相李斯》	265
沉重的“感动”	268
毋忘遇罗克	270
城市史,还是地区史?	275
“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不可能是谢安后裔	278
文化的劣化	281
全社会的负担——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284
话说打屁股	287
再谈“罗马战俘”与“罗马城”	295
汉人多娶胡妇	302
真正的“唐僧”——玄奘	304
硅谷静悄悄	307
《永乐大典》谜依旧	310
《光明之城》不“光明”	313
我的遗憾 我的希望	318



生 活 篇

与书无缘——故乡童年的回忆

1945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尽管这个江南名镇以藏书数十万卷的刘氏嘉业堂闻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蛟黄狗”（不同等级的豪富）称雄，但我的家庭却与书籍和财富无缘。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绍兴农村，十几岁背井离乡到南浔当银楼学徒，以后自己开一家小店加工金银首饰，唯一的学徒兼帮工就是从家乡来的一位堂侄。我的母亲出生在安徽徽州，外祖父从徽州到南浔米店当学徒，满师后当店员，以后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才将家属接到南浔。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父母和父亲一辈的其他亲人都已去世，在南浔镇上只有母亲一方面的亲戚，也只有她的舅父一家。父亲读过两年书，识字不多，字也写得不好，却有一手绝技，能在首饰上镂刻工整的楷书，如在“名字戒”上刻上一对新人的姓

名。南浔镇得风气之先，二三十年代已有女校，母亲也得以读完初小。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的舅父，在解放前读了初中。所以到上学前，我从来没有在家里看过什么书，能够玩的是“假钞票”（贬值或作废的旧币）和印着不同图画的“香烟牌子”。父亲有一位堂姐是信教的，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留下了一部《马太福音》。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里面的纸很光滑，就悄悄撕几张下来折成纸蝙蝠玩。

1950年秋季开学，我还不满五岁，跟着刚上学的大孩子到附近的圆通小学去玩，一去就不肯回家，一定要随他们进教室上课。那时没有什么入学的年龄规定，教师看我坐着很认真的样子，就答应让我上学了。惟一的麻烦是，由圆通庵改成的小学有几个门槛很高，我需要由别人帮助才能跨过去。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圆通庵就是当年庄廷钱的父亲为他刻《明史》的地方。

就在我刚刚跨入校门不久，当地政府禁止私人经营和加工金银首饰，父亲一下子丧失了谋生的手段。浙江省还停止收购金银首饰和铜锡器，家中剩下的一点首饰无法变成现钱，生活立时陷入困境。后来打听到江苏省还在收购，父亲经常在天不亮时就带上家里的铜锡器或首饰，赶到邻近的属于江苏省的小镇去，变卖一些钱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同时他还千方百计找活干。但这个商业市镇已有大批商店关门歇业，失业的人很多。为了省钱，家里连最便宜的米也舍不得买，而是买更廉价的整包黑面粉，每天自己加工面食。

每当开学时，我们就要担心父母还有没有交书、交学费的钱，要是没有，学校还能不能让我上课？有一次，直到正式

上课的那天早上，舅父才替我交了学费。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不敢再有买书的奢望。直到读完小学五年级离开南浔，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本课本以外的书籍。有一次在平湖师范读书的舅父给我们带来了几本连环画册，就成了我反复看的课外读物。读五年级时，姐姐进了初中。当时初中语文分成文学和汉语两课，文学课本中选了很多古典诗文。我饥不择食，就把她的文学课本当成我看的书，居然将里面的诗文都背了出来。后来知道很多字的音都是念错的，意思就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不离开南浔镇，或许还只能继续那样看书。但到1956年我转学至上海，与书无缘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以后我学了历史，特别是研究了历史地理以后，对南浔镇的过去越来越了解，童年的记忆也由苦涩而变得温馨，因为当时所见所闻而今早已烟消云散，或物是人非，或人、物两亡了。国内外的同人知道我生长在南浔，皆称羡不已，或以为我有什么家学渊源，或拔高为“人杰地灵”，我却至今想不出一个所以然，还是老老实实写下这段经历。

青春无奈(二则)

这几年常见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所谓“无悔”，只能是就个人曾经作出的选择而言，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强制或受欺骗的情况下才参加或卷入，只能说是无奈。

这完全是在欺骗。既然“无悔”，何不干下去？但高唱“无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员、企业家、学者、富人、名流、留学生，至少已回到城里安家立业并进入小康，有几个还在农村、山区战天斗地？既然“无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有人这样做吗？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那些人“无悔”的事物，都与“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极“左”路线密切相关，他们“无悔”的结果，岂不是在用事实肯定这场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在回忆自己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深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并非是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这段历史所造就的。是的，我们曾经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抑，也曾经被煽动，被吹捧，被利用，既作为“革命动力”，也当过“革命对象”。我们当然应该深刻反省，但毕竟青春无奈！

中学生活自然也给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人到中年后，更免不了会感叹岁月无情，青春难再。但我宁可为了未来而走向死亡，也不愿意再回复那无奈的青春。不过，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那样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并记录下这段无奈的青春。

我正在撰写我的回忆，下面先摘录二则。

中学生的“大跃进”

我是 1957 年进中学的，“大跃进”兴起时正读初二，当时的狂热和荒唐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放卫星”。

当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热之中。不知是出于学校领导的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学校里也

开始“放卫星”了。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级“消灭 3 分（五级记分制，相当及格）”的口号面前，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 5 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 5 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就组织学生批，甚至同一位互相交换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如 60 米跑、400 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二是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似乎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 1080 万吨钢而战”，以后指标又成了 1800 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教师和一些身高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出动收集“废钢”。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几乎没有